



作者简介

胡性能,云南昭通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岭文化名家。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长江文艺》双年奖、《钟山》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入选过《收获》文学排行榜、《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排行榜、“芙蓉文学双年榜”等,出版有《在温暖中入眠》《生死课》《午夜书》等多部小说集。

“是你们,让我内心丰盈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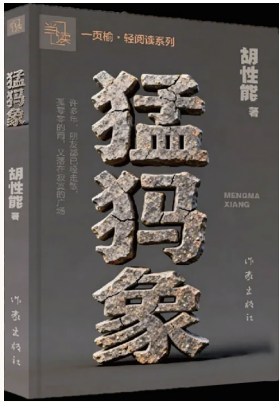
获奖感言

此时,站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现场,我百感交集。37年前,我作为乌蒙山区一所专科学校的年轻助教,来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就住在离虹口不远的复旦硕园,并在那里写下我的首部短篇小说。37年后的今天站在这里,我要感谢评委会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授予《猛犸象》。这让我意外,更让我惊喜。它给我带来了绵延的喜悦,也让我对文学充满感激。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能够与文学结缘。它让我不仅有一个具体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用文字搭建的世界供精神驰骋。

我是个资质平平的写作者。大学读的虽然是中文系,可我高考的语文成绩不及格。坦诚地说,我是靠数学的较高分才考进大学的。我没有想到像我这种资质平平的写作者,也会因为热爱获得命运额外的恩赐与嘉奖。我钟爱小说这种文体,并将它视作精神自由的象征。这些年来,每一部小说作品顺利完成或者获奖,我都将其看成命运对热爱的鼓励。此刻,我想表达我内心最真切感受:唯有热爱,是写作者持久的才华。

《猛犸象》的写作始于2025年夏天,确切地说,是在我60岁生日过去不久。60岁被称为花甲之年,意味着人生由此进入余音寥落的晚年。年纪渐长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从容地回眺过去,有了可以阶段性总结人生的资本。《猛犸象》是我向理想主义者致敬的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的主人公许东生,在时光的冲刷下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理想,虽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着令人动容的精神品质,像一头猛犸象,高大、笨重、不合时宜,哪怕肉身死亡,也要像化石那样留下坚硬的骨骼。

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感谢每一位《猛犸象》的读者。是你们,让我内心丰盈而幸福。



作品简介

《猛犸象》(中篇小说),发表于《百花洲》2025年第6期。《小说月报》2026年第1期,《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2026年第2期转载。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5年度中国好小说中篇小说榜、2025年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全年榜单、2025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度中篇小说榜单、《北京文学》2025年度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等,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延伸阅读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创立于1996年,1997年首次评奖,每4年评选一次,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及文学翻译成果。该奖项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读一本好书

孤勇不灭 风骨长存

——读昭通作家胡性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有感

王安才

则。唯有许东生,始终固守初心、坚守底线,不肯随波逐流。

他主动放弃分配的安稳工作,只身奔赴海南闯荡。先后从事编辑、广告等多个行业,饱经生活磋磨,尝尽人间疾苦。他拒绝投机取巧的处世捷径,凭借围棋结下的机缘安身立足,始终笃信以本心处事、以实干立身,期盼以一己之力守护心中热爱、坚守一腔赤诚。然而,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之下,纯粹踏实、坚守底线的理想主义者,往往难以适应功利世俗的生存法则。海南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终究未能留下一位心怀赤诚、坚守道义勇者。

辗转回到云南故土后,许东生成为一名记者。这份兼具责任与温度的职业,恰好契合他仗义执言、为民发声的本心。从业期间,他坚守新闻初心,敢于直面乱象、揭露积弊,持续关注社会和民生问题。面对偏远县城烟农遭遇不公,他匿名建言、多方奔走,深入一线暗访取证,为弱势群体发声维权;面对水库工程偷工减料、企业违规排污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他坚守原则、据理力争,绝不妥协退让。

刚正耿直、疾恶如仇的许东生,屡屡揭露现实黑幕,也由此引来不少人的忌惮与记恨。对方蓄意设局、伪造证据、歪曲事实,无端将罪名强加于他。彼时,只要他低头妥协、认罪退让,便可换取较轻的处置,早日获得自由。但坚守清白与道义的许东生,始终坦荡自持,绝不违心屈从、自认污名,最终含冤获刑6年。

6年牢狱,耗尽了青春,却始终没有磨灭他骨子里的刚硬风骨。旁人身陷囹圄,大多是为悔过改错,而他蒙冤入狱,依旧旧心不屈、坚守正义。在艰难困顿的日子里,他没有沉沦颓废,反而静心沉淀、读书自省,以文字滋养精神,以初心抵御苦难,在晦暗的牢狱时光中守住了人格底线与精神尊严。

刑满出狱后的许东生,迎来的是物是人非与世态炎凉。婚姻破

碎、至亲疏离、故人远避,尝尽世俗人情的凉薄。身边不少人劝他放下执念、安于现实、安稳度日,可身负冤屈、心怀正义的他,始终清楚自身遭遇的不公,对背后的利益纠葛与蓄意构陷了然于心。

历经劫难,他既没有消沉度日、自怨自艾,也没有四处诉苦、博取同情,而是默默筹谋、隐忍坚守,执着追寻真相、捍卫正义。

时代洪流之中,大多数人选择向现实妥协、向世俗让步。昔日同窗历经岁月洗礼,大多深谙世故、圆滑处事,在谋生逐利的现实中,逐渐遗失了年少时的赤诚与理想。唯有许东生,逆势而行、固守本心,坚守着纯粹理想与人文道义。纵使屡遭现实碾压、饱尝世态炎凉,他始终不肯低头折节,曲意逢迎。

赤诚的坚守终究难敌世俗的幽暗。一场精心策划的车祸,猝然终结了许东生的生命。他的离世,绝非偶然事件,而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对抗世俗浊流、坚守人间正道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他一生刚正不阿,落幕悲壮苍凉,一如绝迹于世的猛犸象,曾在漫长岁月中顽强生存,最终却难敌环境变迁而绝迹。

天道昭彰,终有回响。许东生离世数年后,当年构陷他的涉事人员受到查处,尘封多年的冤案得以昭雪,被掩盖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只是这份迟来的正义,终究弥补不了他被耗损的半生,也唤不回那份已然消逝的赤诚理想。

小说结尾处,九龙山出土的猛犸象化石,与许东生的人生形成奇妙的意象呼应。远古巨兽无力抵挡时代更迭,悄然绝迹;坚守本心的俗世勇者,无力抗衡世俗浊流,悄然落幕。

二者相互映照,道尽理想主义者孤身坚守的孤独、抗争的艰辛与

落幕的悲壮。

胡性能的《猛犸象》,不只是书写个体的人生悲欢与命运浮沉,更是借一人之境遇,回望一代人的青春底色与精神坚守。

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子,心怀赤诚、胸怀理想,敢于仗义执言、为民担当,敢于以一己之力对抗世俗积弊。

历经岁月流转、时代变迁,多数人变得世故圆滑、随波逐流,只有少数人始终执着坚守、不改本心。

许东生便是这少数理想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不懂世故、不善钻营、不肯变通、不愿妥协,终生恪守道义、秉持真诚。纵使一生行路孤独、处境困顿,却始终处世坦荡、风骨凛然。

从世俗成败的角度来看,他或许失去了顺遂的人生际遇,但从精神层面来讲,他终生未改本心、未失尊严、未堕风骨。

通读整部作品,令人感慨良多。行走世间,顺势而为、随波逐流的处世之道易得,可在历经世事变迁、看遍人情冷暖后,依然坚守本心、不损气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赤诚尤为珍贵。

正如猛犸象虽已绝迹,但那顽强生存意志令人敬畏。同样,许东生虽已落幕,可人世间永远需要这般孤勇坚守的理想主义者。

谈及《猛犸象》的创作,胡性能说:“《猛犸象》是我向20世纪80年代致敬的一篇小说。对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80年代是生命中元气饱满的一个时段。当青春与一个包容的时代相逢,年轻生命所呈现的那种活力和创造力令人怀念。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生这样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着80年代的生命底色,像一个逆着时光行走的人。我想借这个人,为我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体面和尊严。”

这份不曾磨灭的精神风骨,跨越岁月、穿透世俗,值得世人敬畏,也值得时代铭记。

写深写透当代知识分子铮铮傲骨的《猛犸象》

艾自由

实叙事的精彩小说。

但善于借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大时代脉动的胡性能,显然不会止步于此。他采用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双线叙事,充分运用隐喻手法,以猛犸象这个既是许东生绰号也是他命运写照的核心意象来贯穿全文,让虚构的人物有了真实的意象依托,从而从性格决定命运的角度,深度审视时代洪流中人性的不同选择。一方面,许东生在家乡C县乡村任教时,面对烟农遭受不公,敢于实名举报;成为省都市报记者后,在采访时发现水库工程存在腐败问题,不顾与“我”(老瘪)的人情压力,仍提交线索揭发。之后,他因报道昆明郊县一家化工厂的问题,遭到幕后人物“黑桃K”蓄意构陷,蒙冤入狱。即便历经劫难,他依旧不肯变通、不愿妥协,誓将维护正义进行到底,这也注定了他最终遭遇车祸离世的悲惨结局,展现了许东生这类当代知识分子的桀骜不屈和铮铮风骨。另一方面,包括叙述者“我”(老瘪)以及大学室友黄吉全(黄治孤)、章树基(麻杆)在内的同窗,从最初与许东生一样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在岁月的磨砺和现实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了圆滑自保、妥协退让。尤其在大学入学40周年聚会上,众人谈及许东生,除了“我”陷入深刻自省与愧疚之外,其余人仅感叹他是班上最早离世的人,并无太多真切的悲伤。正是众人的麻木,才愈发凸显出少数清醒者的孤寂,这或许才是真正令人心寒之处。这种对比,使小说耐人寻味,越读越有深意。

《猛犸象》有一个鲜明特质,即以从容克制的语言开始叙事,结束于理智的内疚与反思,留给读者较

大的思考空间。小说开篇不久,大学校园诗人何松留给许东生的毕业留言:“许多年,朋友们都已走散,孤零零的雨,落在了寂寞的广场。”诗文字的背后,已然隐喻许东生这头不随波逐流的“猛犸象”终将孤勇落寞。之后,翠湖“暂停诗会”、滇池同学聚会的情节又加以追忆强化,层层烘托出笼罩全篇的悲剧氛围。参加“暂停诗会”对“我”(老瘪)构成心灵鞭打的,是另一个具有“猛犸象”特质,来自滇东北中途乐队的老米演唱的《站出来》:“站出来,为什么不站出来?你这个怯懦的人!”老米是许东生好友,他的声音穿过午后的喧嚣,像金属般敲打着“我”的耳膜。也许,我就是歌词里那个怯懦的人——面对不公不敢发声,面对跌倒的老人不敢搀扶,面对罪恶的手选择闭眼。那一瞬间,“我”理解了许东生,虽然他曾将朱雯亲哥贪腐的线索透露给他人,深深伤害过朱雯,但那个脑后梳着小辮的男人,借助老米的歌唱,让“我”感到无比羞惭。可惜,能像“我”(老瘪)这样主动进行心灵鞭打的人太少了。小说结尾,“我抬起头来仰望夜空,上面有稀疏的星辰,有那么一会儿,我仿佛看到那些星星变成密集的雪花飞落下来,而一头巨大的猛犸象,正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走向天庭,消失在我想象的漫天风雪里。”时代需要像许东生这样敢于直面丑恶、坚守道义的知识分子。

《猛犸象》初稿有5万字,作者本可以放慢叙事节奏,细致铺陈5位大学室友步入社会后如何被社会磨平棱角的故事,以此为许东生的孤独出场做好铺垫。这对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熟悉大学生活的胡

性能来说,可谓信手拈来,即便将小说扩写成10万字左右的小长篇也并非难事。可他惜墨如金,定稿时选择删除前半部分描写大学生活的7000余字,力求行文无一字赘余、无一字缺失,让叙事节奏更为紧凑的同时,进一步突出孤勇者许东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艰难历程。这种“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压缩处理,让小说主题更加集中。对此,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小说月报》主编汪惠民精辟指出:“小说的尺幅,是极有讲究的。能够激起人心普遍唱和的,往往是中篇小说。短篇易迷失于个体幽谷式炫技,长篇易迷失于时代产业竞赛。于人情、于物理,中篇小说以合适的尺幅照见人间生活的本相。”

总的来看,作为胡性能中篇小说的代表作,《猛犸象》实现了对部分当代中篇小说“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观点、老方法”的“五老峰”式创作模式的突破。作品深刻描写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幽微人性和迥异命运,是一部立得住的中篇小说。作为“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忠实践行者,主人公许东生是彰显当代知识分子铮铮傲骨的孤勇者形象。这一人物打破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传统文人刻板印象,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值得广大读者铭记。《猛犸象》文字叙述行云流水、返璞归真,情节悬念丛生、丝丝入扣,叙事主线集中、直击人心,故事以小见大,引人反思。作品地域标识鲜明,注重隐喻、画面感强,是一部具备广泛传播价值的云南题材文学佳作。如若将来能够改编为影视剧,亦颇具观赏价值与思想深度!